

成化十四年

3

THE SLEUTH OF MING DYNASTY

梦溪石

著

大结局上

畅销书作家梦溪石古风探案力作 为恶者得意猖狂，为善者无奈嗟叹。世道如此，天道何公？

官鸿、傅孟柏、刘耀元 主演网剧《成化十四年》原著小说

新增番外《飞星传恨，成名之战》· | 随书附赠 成化主题2020年精美月历卡 收藏版明信片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成化十四年

大结局上

THE SLEUTH
OF
MING DYNASTY

3

梦溪石
著

梦溪石

畅销书作家，作品常年位居销售金榜，以考据详实、文风诙谐、世界观大气、三观端正赢得众多读者喜爱。

代表作品：《成化十四年》《千秋》《麟趾》等。

一把刀救人还是杀人，不在于刀本身，而在于用刀的人。



磨铁



责任编辑：郑晓斌 徐 樟

特约监制：王传先 王 晶

产品经理：韩静怡

特约编辑：月 月

营销支持：林沫言 张盛楠

封面绘图：江城子

封面设计：好谢翔工作室

插画授权：姚 琛 万 年

书名题字：樱 瑄

目录

香河县案

第三十五章	析产别居	002
第三十六章	官升一级	023
第三十七章	沉冤得雪	043

目录

威宁海子案

第三十八章	筵席刁难	066
第三十九章	大同之行	083
第四十章	威宁海子	097
第四十一章	杜氏药堂	114
第四十二章	暗藏玄机	126
第四十三章	高手对决	142
第四十四章	雨夜疑云	161
第四十五章	怪事连连	178
第四十六章	阴魂不散	199
第四十七章	贺澄改姓	220
第四十八章	南下巡查	240

目录

苏州案

第四十九章	奇怪少年	266
第五十章	另有内情	270
第五十一章	美人碰壁	288

成化十四年

香河县案

THE SLEUTH
OF
MING DYNASTY



第三十五章

析产别居

翌日一大早，贺老爷子就派人过来请唐瑜唐泛兄弟俩过去。

商谈的地点在贺家主院中堂。

贺老爷子夫妇居于上首，下边有两排椅子，则分别坐着唐泛、唐瑜、贺霖。

唐泛兄弟俩坐在一边，贺霖则坐在另一边。

泾渭分明。

大家的脸色都不大好看。

贺霖神色阴沉，脸上还带了一点宿醉的痕迹。他虽然坐在这里，眼睛却看都不看唐瑜。

唐瑜神色平淡，仿佛也没意识到贺霖的存在。她微微垂着头，视线却落在自己交叠放在小腹上的手上。

经过韦家的变故，以及昨晚贺霖在竹院门口那一闹，贺英和许氏的精神也都不大好。

韦家也就罢了，虽然出了人命，但他们只是贺家的姻亲，与贺家终究隔了一层。

但贺霖这个儿子，让贺英很头疼。

虽然三个儿子里头，父母各有偏爱，但凭良心说，他们也绝对没有特别亏待过哪一个。只是贺霖自己不长进，这些年屡考不中，一事无成，就开始怨天尤人，甚至埋怨起父母当初为他娶了这么一房娘家无靠的妻子，不止一次地对

外人说，若他娶了像大嫂那样出身宦宦大族的妻子，或者像三嫂这样出身富贾之家的妻子，起码也能给予自己一些帮助。

可贺英分明记得，当初韦氏刚嫁入贺家的时候，贺霖还觉得韦氏是商贾之女，身份上不了台面，反而因为唐瑜是大家闺秀出身，所以十分满意。

结果时过境迁，昔日的满意却成了今日的不满意。

说来说去，无非是因为自己失败，却不肯承认，总要从别人身上找原因。

再加上昨晚闹出来的事情，贺英对这个儿子，也真是失望透顶了。

唐泛先开口道：“伯父，我还记得，我姐姐未入贺家门之前，那会儿我唐家长辈已经亡故，我姐弟二人本是觉得高攀不上贺家门第，希望能将这桩婚事作罢，您却力排众议，坚持履行当日的承诺，这等信义，实在令小侄感佩至今。”

贺英摇摇头：“既然当日曾经订下过婚约，就应该履行，人无信不立，贺家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你这句谢，老夫实在担不起。”

唐泛淡淡道：“担得起！要知道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今时今日，世人只知趋炎附势，哪里还知道坚守信诺？伯父之举，我与姐姐心中都是十分感激的。不过小侄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伯父与伯母二位长辈。”

贺英知道他大概想说什么，却仍旧不能不道：“贤侄请讲。”

唐泛：“敢问伯父伯母，我姐姐嫁入贺家之后，可有违背妇德之举？”

贺英明明知道他想说什么，却不能不答：“没有。”

唐泛：“这十数年来，姐夫贺霖屡试不第，心情烦闷，受尽白眼嘲笑，我姐姐非但没有嫌弃，反而待他一如从前，温柔体贴，是也不是？”

他看也不看贺霖，但就算是贺霖，也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道一声不是。

贺英叹一口气：“是，老大媳妇随丈夫外任，不在我们跟前，老三媳妇又是后来才进门的，先前那些年，多亏了老二媳妇贤淑孝顺，侍奉父母，又生了七郎，她于贺家是有功的。”

唐泛点点头：“多谢伯父的公道话，有您这些话，我姐姐这些年受的委屈，也算没有白受。昨晚姐夫说，想休了我姐姐，不知伯父又如何看？”

贺英想也不想便道：“孽子酒后胡言，岂可当真！”

唐泛摇摇头：“是酒后吐真言吧？我大明休妻，须女方犯七出之罪，所谓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口多言、窃盗。敢问姐夫，我姐姐犯的是哪一条？”

贺霖满眼通红，不过别误会，这不是哭的，是宿醉闹的。

他似乎并没有因为清醒，就对自己昨夜的言行感到羞愧，反倒冷笑：“你姐姐嫁入贺家多年，你来看过几回？如今有锦衣卫撑腰，就大摇大摆上门来耍威风了？就算如此，我与她的事情，也轮不到你来出头，你算什么东西！”

“我弟弟不是什么东西，他是人！你才不是东西！”听到贺霖的骂声，唐瑜再也忍不住，没等唐泛开口，便抢过话来。

她平日素来温婉，从未有过脸红脖子粗的时候，就算被丈夫冷遇，也都是默默忍下来，是以贺家人也从未见过她发火泼辣的模样，一时之间，连带贺霖在内，都愣住了。

可在唐泛看来，这才是他熟悉的姐姐。

未出嫁前，唐家大姑娘是何等爽利的一个人，嫁入贺家之后，做妻子与做女儿毕竟是不同的，她不得不隐藏起所有的棱角，直至今日忍无可忍，方才恢复本性。可唐泛知道，若是自己没有出现，不知道唐瑜还要忍多久。

一想到这里，他心中就充满了自责。

唐瑜的表情很冷，摘下了一直以来在人前的面具之后，她在贺家人眼里就变得有些陌生起来。

“唐家家风严谨，自幼就以女四书来教导女儿。我虽然谈不上十全十美，可女子训诫皆一一熟读于心，在贺家晨昏定省，侍奉公婆，伺候丈夫，生儿育女，一日不敢有所懈怠，即便是贺霖考不上举人，我也并没有觉得他如何不中用。

“因为在我看来，一个男人好不好，不在于他当多大的官，而在于他的心胸宽广与否，品行正直与否。我嫁给贺二，从一开始便没有盼着他能带给我多少荣光，而是一心一意想要与他过好这个日子的。”

“你说谎！你根本就不是这样想的！你嫌弃我没用，不能给你面上增光！你嫌弃我不能像老三那样让你当举人的妻子！”贺霖咆哮。

唐瑜嗤之以鼻：“举人的妻子很了不起吗？我还是进士的姐姐呢！”

唐泛差点没忍住笑，连忙绷住一张脸。

唐瑜的战斗力的确让他刮目相看，也让贺家人刮目相看。

“可是爹，娘，你们也看见了，我自认已经做到能够做的一切，贺二却一心误解我，非说我嫌弃他，对我诸般冷落，这让我从何辩解起？”

“我出嫁时，因为长辈亡故，上无依靠，但是润青疼惜我，几乎将所有的家财都充作嫁妆让我带入贺家。这些年来，贺家拨给我们二房的份例是每月三十两银子，每人一年四套衣裳，这原本是足够的，可贺二他要出门访友，要请客吃饭，要买卷宗参考，有时候一个月就花去大半。

“我这边原是可以省一些的，可贺家是官宦人家，三不五时便有宴会，身为贺家的媳妇，我总不能来回穿着那几套衣裳出门，坠了贺家的脸面，这又需要银钱。再加上七郎读书习字，买墨买砚。说句不敬的话，贺家给我的这三十两银子是不够用的，所以才不得不动用嫁妆来贴补。”

许氏有些不悦，忍不住道：“我们给老大和老三家的也是这么多份例，他们就从来没有抱怨过！”

唐瑜笑了笑：“人人皆知浙江富庶，大哥身为嘉兴知府，这三十两银子，根本就入不了他的眼。爹也是当过大官的，定知我所言非虚。而弟妹，莫说她是本县富贾之女，便凭爹娘对三弟的宠爱，料想也会私下补贴，不至于令他俩受委屈。”

她虽然瞧见许氏面色难看，却没有停止自己的话：“娘，我说这些话，并非心存抱怨，只是在陈述事实。这些年，拿嫁妆贴补贺二，我也没有怨言，夫妻一体，这本是应该的。可不能因为这是应该的，就让别人将我的付出完全忽略掉，甚至被当成驴肝肺，弃若敝屣。爹，娘，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唐泛忍不住要为姐姐的话叫好。

堂上三人面色各异，贺英与许氏毕竟还是要脸的，被她这样一桩桩揭出来，未免觉得难堪，贺霖却完全不这么想。

他冷笑道：“说了半天，你就是在为自己开脱，真要心甘情愿，就不会这样一笔笔记得清楚！”

唐瑜想来是对这人心灰意冷了，也毫不留情地回以冷笑：“那又怎么样？你连举人都考不上，成天在那里发疯，关起门就说贺家人没一个瞧得起你，你既然有骨气，就自己谋生去呀，何必拿爹娘给的那三十两！”

“你、你这泼妇！”贺霖登时气得脸色发白，说不出话。

唐瑜没搭理他，而是对贺英与许氏继续道：“原本我也想着，等七郎长大成人，我也算是没有辜负爹娘对我的厚望，到时候也不需要谁来休我，我就自请下堂去，但是爹，娘，你们亲眼所见，他这个当爹的，竟然不分缘由，就对儿子狠下毒手，若不是当时润青及时赶到，他这一棍要是下去了，七郎会被打成什么样？爹，娘，昨日你们也在场，还请为儿媳和七郎说一句公道话吧！”

贺英轻咳一声：“甘雨此举，确实太过了，昨日我也狠狠骂了他一顿……”

唐瑜淡淡道：“只怕不是太过二字可以形容吧，当时若是打在我身上也就罢了，但打在七郎身上，若他有个好歹，我也不活了。到时候就吊死在这里，让世人都好好瞧瞧，他贺二是个何等狠心的人。”

贺霖自然也有自己的理由：“当时人人都怀疑七郎，他又一声不吭，我若不打他，如何洗清他的嫌疑？如何维护贺家的名声？”

唐瑜反问：“难道贺家的名声是依靠打一个孩子打出来的吗？你身为七郎的父亲，并非旁人，何以会不了解儿子的秉性？那润青为何又不需要询问七郎，便能查出真相？”

贺霖恼羞成怒：“说来说去，你不过是嫌弃我不如你弟弟能干罢了！”

唐泛：“……”他总算明白姐姐为何会对姐夫彻底失望。

因为贺霖已经完全钻入了牛角尖，自从他在科举的道路上受挫之后，满满眼就只剩下这一桩事而已，这几乎成了他的心病，自卑导致敏感，敏感又导致暴躁，所以不管旁人怎么说，他都能往这上面牵扯联想。

这么多年来，以唐瑜的蕙质兰心，只怕没少安慰他，尝试沟通，但凡有一分扭转的希望，她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心一意想要带着七郎离开贺家。

贺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早已难以自拔。贺英也意识到这样的儿子太过丢人，没等唐瑜和唐泛说话，他便狠狠一拍扶手：“你闭嘴！”

他又转向唐泛姐弟：“老二媳妇，那你是何意？若有什么打算，不妨说一说，若是爹娘力所能及，自是要为你们办到的。”

他知道唐瑜说了这么多，又如此郑重其事，肯定不仅是为了诉苦的。

像二房份例不够用的问题，贺英以往也略有耳闻。

但一来三个儿子明面上都一样，并无亏欠偏颇，就算有哪家过得拮据，哪家宽裕，那也是他们自己的本事。

二来后宅大权是掌握在许氏手里的，作为丈夫，他要给发妻这个脸面，不能轻易过问干涉，反正三个儿子都是她生的，再亏待也不会亏待到哪里去。

所以他便一直没有过问。

唐瑜也是明白这一点，是以从来都没有抱怨过，只是如今既然已经做了决定，大家彼此说开，少不得要一一表述清楚，免得别人还以为她在无理取闹。

她听见贺英问这一句话，便望向唐泛。

两人已经说好，由唐泛出面，来料理这件事。

唐泛就道：“姐夫先前说要休了我姐姐，但我姐姐不仅没有犯七出，还占有‘三不去’中的‘有所娶无所归’，所以按律，姐夫是不能休了她的。不过事到如今，就算勉强在一起，只怕也过不好日子。姐夫既然觉得我姐姐不贤，我姐姐愿意让出正妻之位，让姐夫另娶贤妇。”

贺老爷子何等聪明，立时就明白了：“你们想和离？”

唐泛颌首：“不错，和离。以及，带走七郎。”

贺家人脸色一变。

经过前面那场铺垫，众人也已经预料到唐泛他们会提出和离。

但对于七郎的去向，他们是有异议的。

贺英想也不想就道：“这不可能。七郎是贺家的子孙，理应留在贺家，哪家妇人也没有和离还带着孩子的道理！”

他见唐泛姐弟面色不变，便缓和下语气劝说道：“润青，闹到如今这个地步，非我等所愿，好在为时不晚，还有挽回的余地。妇人不管是和离还是再嫁，到了外面，都要处处受人白眼，你想必也不愿见到这样的情形。更何况，老二媳妇也是舍不得七郎的，这事你就不要插手了，让他们夫妻俩好好谈谈。哪里有当小舅子的，上赶着撵掇姐姐与姐夫和离的道理？”

唐泛叹道：“伯父，我对您唯有敬重，素无他意，然而事已至此，何苦勉强？不管和离与否，姐姐都是我的姐姐，若她再嫁不易，我养她一辈子便是。至于七郎，我们也不是故意为难，试想我姐姐在时，七郎尚且差点被打坏；若是我姐姐不在，他岂不更惨？伯父伯母虽然疼爱孙儿，总不可能日日在跟前看着，孩子还是在母亲跟前长大好一些。左右我们也不会要求七郎改姓，他怎么说都还是贺家的子孙，只不过随母居住而已。”

但如此传出去，贺家哪里还有颜面？贺英摇摇头，自然是不肯的。

他见唐氏姐弟一脸坚决，沉吟片刻，退让了一步：“这样吧，和离可以，但七郎还是要留在贺家。”

但这头话刚说完，贺霖就道：“我不同意和离！”

他腾地起身，丢下一句话：“除非我休了你，否则你别想和离！”便不管不顾地离开了。

贺老爷子在后面连连喊“站住”，贺霖却头也不回。

他平日里虽然性情阴沉，但对父母总还算听话，如今这番举动，却令贺老爷子着实气歪了鼻子。

谈判破裂，这也是可以预见的。

唐泛本来就没想着贺家立马能答应自己的条件。

在他们看来，和离也就罢了，媳妇终归是外人，孙子才是自己家的。虽然贺家不止这么一个孙子，但正如贺老爷子所说，如果让唐瑜带走贺澄，别人就会觉得贺家连一个孙子都留不住。

世情如此，非人力所能更改。

不如一口气先提出让对方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再往上面慢慢加码。

这样最后能够达成目的的把握才会更大。

从一开始，他们最终的目的就不是和离，而是析产别居。

这是有别于和离或休弃的另外一种法子，这年头别说和离不容易，其实如果妻子娘家有势力，丈夫想休妻也是不可能的。就像贺霖，如果没有唐泛，他也许还能休弃唐瑜，但如今有唐泛在，他根本想都别想，就算他想，贺老爷子也不会让的。

所以他刚刚在厅堂里说的话，也完全都是气话，饶是他再无知，也应该知道唐瑜现在有弟弟撑腰，不是贺家能欺侮的。

但是和离呢，就像贺老爷子说的那样，世道对女人不公，和离之后女人要忍受的，肯定不仅仅是白眼而已。

于是便有了折中的法子，析产别居。说白了就是夫妻分居，但毕竟没有正式和离，这样对外就可以说是女方身体虚弱，回娘家小住调养云云，双方都有个说头，又保全了男方的颜面，省却了许多麻烦。

大户人家里头，如果男女双方感情不融洽，女方娘家有依靠，又不愿意凑合着过，就会提出这个法子，唐泛在京城也见过，不过香河县毕竟地方小，比较少有罢了。

对于女人来说，这样就等于还没断绝婚姻关系，唐瑜也不能再嫁，这是劣势。

但唐泛事先询问过唐瑜了，唐瑜表示自己现在完全没有再嫁的心思，只想一心一意抚养贺澄长大，过点属于自己的清静日子。

既然如此，析产别居反倒成为最好的选择了。

唐泛之所以没有一开始就提出析产别居，是怕贺家骤然不能接受，现在先提出和离，等到他们慢慢面对事实，再抛出这个法子，自然就顺利多了。

当然，前提是贺霖能够同意，不要从中作梗。

从贺老爷子那里出来，唐瑜还有些闷闷不乐，毕竟夫妻一场，闹到这个地步，任谁也不愿意看到。如果不是实在过不下去，唐瑜也不想做得这样绝。

别看唐瑜现在好像一夜之间翻了身，实际上全是因为有唐泛在。

但唐泛总不可能一直留在香河县，他一走，唐瑜又会失去依靠，她孤身一人在贺家，到时候只会更难过。

她很明白这一点，所以才更要狠下心，趁着这个机会，一刀两断，免得日后生变。唐瑜叹道：“只盼七郎长大了别怨我！”

唐泛笑道：“他那么懂事，长大了也是个好孩子，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他定是能够谅解的。”

唐瑜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唐泛安慰道：“我的好姐姐，别一脸沮丧了，若是让七郎看见，指不定又以为发生了什么事。那孩子心思敏感纤细，日后有机会得好好磨炼磨炼才好！”

唐瑜点点头：“都是我误了他，他日日瞧见他爹那样，不难过是不可能的。”

唐泛道：“你又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要是这样，我觉得爹的责任还更大呢，当初怎么就把你许给贺二这种人了呢！”

唐瑜嗔道：“别胡说！你怎么能怪爹？他老人家又不能预见那么远的事儿！”

唐泛笑眯眯：“那不就是了？爹娘在九泉之下，也必不想看见你这么不开心的。要是知道这种事情，他们肯定会比你还生气。好了好了，我看七郎这两日受了伤，也不能去族学，明日我带上你们俩去集市逛逛吧！”

姐弟二人回到竹院，唐瑜便去看贺澄了。

唐泛正想让严礼他们去打听打听韦家那桩案子的进展，钱三儿恰好就从外头走进来。

他一脸神秘兮兮：“大人，您猜我在外头听见什么了？”

唐泛瞅了他一眼：“不知道。”

钱三儿贱笑：“您猜猜？”

唐泛也笑：“不猜，你不说，我就问严礼他们去，憋死你。”

钱三儿被打败了：“好吧好吧，我说就是了，听说啊，韦家闹鬼了！”

唐泛脚步一顿，成功地被他吸引了注意力。

钱三儿见状有几分得意：“您也猜不到吧？有好几个版本呢！一个是说韦家那个韦策未发迹前，原是有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可是他为了攀上富贵人家，就娶了自己的原配张氏，负了那个未婚妻，那个未婚妻羞愤之下，跳河自尽了。她临终前发誓，今生你为富贵负了我，来世我定要令你断子绝孙！”

他捏着嗓子学完那一段“临终绝唱”，然后道：“然后啊，好好一个女子就化作厉鬼，潜伏在韦家，您瞧韦家这些年，生的都是女孩，便是这女鬼在作祟，这不，现在刚有一个男丁出生，转眼就夭折了！”

唐泛：“……我发现你挺有才的。”

钱三儿得意扬扬：“那是，也不看看我是谁的人，我可是天下第一绝顶聪明之唐大人的跟班！”

唐泛对他的自卖自夸简直无力吐槽了：“听说碧云天饭庄的大堂里还缺个说戏的先生，要不要我给你推荐下去试试？”

钱三儿：“那算了，您肯定离不开我，像我这么忠心耿耿又能力非凡的跟班，现在可不好找了！”

唐泛忍不住踹他一脚，笑骂道：“行了，说正题啊！”

钱三儿：“第二个说法，是说韦家现在的财产，都是韦策从别人手上夺来的，他用不光彩的手段夺了人家的家产，然后来到香河县重新开始，如今被他害死的那人化为厉鬼，前来复仇，也是为了让韦策断子绝孙，永远懊悔自己做过的一切，所以韦家才接二连三地死人。”

唐泛：“……怎么全是厉鬼，能不能来点新鲜的？”

钱三儿：“能啊，新鲜的便是……”

他拖长了语调，见唐泛一点都不急，只得继续道：“杀韦朱娘的凶手找着了。”

唐泛挑眉：“是柴泽？”

钱三儿沮丧：“啊？您都知道了，那还让我说甚呢！”

唐泛摇头：“我只是猜的。柴泽、王达、鲍义这三个人里，只有柴泽最可疑。”

钱三儿忘了自己要炫耀消息的初衷，反倒好奇地问起来：“为何？可韦策自己明明说王达才跟他有仇，柴泽与他最要好啊！”

唐泛道：“别忘了，我之前就说过，能够在那么短时间内找到韦朱娘并且杀死她，又不惊动别人的，只有相当熟悉韦家的人才能做到，就这一点来说，只有柴泽符合。”

钱三儿拍拍额头：“是是，我差点把这出忘了！没错，翁县令也是这么问出来的，这事儿光凭柴泽一个人也做不成。据说是柴泽的表妹，也就是韦策的正室，特意让人将那一罐汤加热，然后才送上来的，然后柴泽又对鲍义说，他表妹夫很讨厌王达这个人，想让他当众出点丑，跟鲍义约好，让他在席上碰倒那罐汤，又许以重酬，让他帮忙圆谎，结果让翁县令一审就审出来了。”

唐泛问：“那柴泽为何又要杀韦朱娘？一个小女孩与他有何仇怨？”

钱三儿：“因为柴泽与柴氏眼看韦策生了儿子，要将一切都给他，心生不忿，就想密谋对韦策不利，借以谋夺他的家产，结果当时不巧韦朱娘经过，两人生怕阴谋败露，就先下手为强。”

唐泛摇摇头：“只怕那只是他们自己做贼心虚罢了。韦朱娘若是真的听到